

第十八回 王夫人劍誅無義漢 徐明山金贈有恩人

詞曰：

深仇切齒，大恩入骨，便死也難忘。若有相酬，倘能報雪，其快也非常。從前受盡千般臭，一旦忽遭香。始知天道，加於人事，原自有商量。

右調《少年遊》

話說徐海發兵五千，來掠臨淄，報王夫人之仇。差健將史昭，領細作先到臨淄，探訪馬不進等居住行藏，埋伏左右，候兵到日，即便擒拿。無分老幼，若教走脫一人，定以軍令施行。史昭得令而去。再差健將雷豐，執令箭一枝，立東家門首，無得驚其老幼。雷豐奉令而行。又差大將卞豹，領輕兵五千人，倍道兼進，直抵無錫，擒妒婦宦氏、計氏、東守兩門人等，薄婆、薄幸、招隱庵中覺緣，一千人犯，俱要生擒，不得走漏一個。限期一月，在臨淄相會。卞豹領兵而去。然後徐海擇定吉日，約會諸路，一齊出兵。

此時間、廣、青、徐、吳、越，寇兵縱橫，干戈載道，百姓塗炭，生民潦倒，苦不可言。到了出兵這日，徐海請王夫人誓師。夫人道：「妾乃女流，安敢干涉軍政？」徐海道：「今日之兵為夫人發，是夫人報仇之具也。請夫人瀝酒，卑人然後發兵。」王夫人乃把酒誓師，三軍一齊跪倒。夫人祝云：皇天后土，同鑒此心；名山大川，同昭余念。王翠翹為父流落娼門，遭馬不進、楚卿、秀媽之陷害。今仗徐公威靈，興兵報仇，妾不敢過求，祇如進等原立之誓而止。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，聖人且然，吾何獨否。敢以此心上告天地神明，然後發兵。凡爾三軍，無惜勤勞，為余振奮。」言罷，奠酒。三軍一齊應道：「大小三軍，願為夫人效力！」奮怒之聲，山搖海沸。因分隊伍啟行。

不消幾日，已到臨淄地方。一聲炮響，大刀闊斧，殺將上去。地方雖有幾百守兵，怎敵得這大隊人馬？那敢當先，唯棄甲曳兵，抱頭引頸而已。一日一夜，直抵臨淄。官府居民，逃亡殆盡。徐海就於空地紮了營寨。早有健將史昭解馬不進等來請功。徐海吩咐帶在一邊。又有健將雷豐帶東家父子來見。徐海吩咐道：「帶在偏營，好生看待，不可難為他。」又報大將卞豹進營繳令，道：「大王在上，卞豹奉大王鈞旨，擒拿宦、東等犯，俱已滿門拿至。止有東守出外未歸，不曾拿得，特來請罪。」徐海道：「東守已在這裏，有勞將軍，另行昇賞。人犯且帶一邊。」卞豹打躬而退。徐海請夫人出營道：「無錫、臨淄一千人犯，俱擒在此，聽夫人如何發落。」夫人道：「余受東家父子之恩，姥姥、覺緣之義，欲先酬彼等之德，然後報諸人之怨，大王以為如何？」徐海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叫請東家父子、姥姥、覺緣進見。

不一時，雷豐引東家父子，卞豹引覺緣、姥姥四人進營。跪下，俱口稱爺爺饒命。徐海吩咐更衣相見。二將引四人更衣。四人不知頭腦，嚇得膽散魂消。雖則穿了衣服，戰戰兢兢進營俯伏，那敢抬頭。徐海道：「四位起來，休得驚慌。你等與夫人有德，俱以免死。」夫人叫道：「東生，我便是王翠翹。你當時救我一死，我今全你父子性命。你妻宦氏，我已擒在這裏，少不得要報當日那些惡況。」吩咐軍士取白銀一千，綢緞百匹，「送那東生員回去。你要見你妻子，東廊下還可生見一面。」東生細聽因由，方知是王翠翹報怨。因跪求道：「蠢妻實該萬死。但東守既蒙夫人恩赦，蠢妻尚望推廣，赦東守之恩，再開一線生路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你要我饒他麼；他當日奈何我，怎不一為挽回？這個似難準信。」東生道：「觀音閣設策，夫人獨忘之乎？」翠翹沉吟半晌，道：「賴有此耳，留個活的還你，少刻領人便是。又給你令箭一枝，保全家門。敢有軍士擅入東家者，梟首示眾。你去。」

東生出來，便著父親回，自卻到東廊下來見宦氏。祇見宦氏母子、宦鷹宦犬等人，都在那裏。宦氏遠遠望見丈夫，忙對計氏道：「娘，那來的不是東郎？」計氏一看，果是女婿，忙叫道：「東郎快來。」東生走近前，大家抱頭而哭。宦氏道：「郎君怎也在這裏？」東生道：「都是你帶累我的。」因跌腳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你那花奴事發作了！」宦氏聽了，一時想不到，因問道：「這話是怎麼說？」東生道：「有甚說，王翠翹恨你母子刑害他。他如今嫁了徐大王，特發兵拿你來報仇。我以當日不知情，故得免死。你們自作自受，卻將奈何？」宦氏聽了此言，一似高山頂上塌了腳，又如萬丈深潭覆了舟，連連頓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斷送了，完成了，我宦氏遇著對頭了！今悔之遲矣。我當時曾道過，斬草不除根，臨春又要發。娘，都是你道‘彼一婦女耳，兒何防之深也’。我道婦人得遇其權，勝似男子，今果然矣。但郎君與他有德無怨，今為堂上賓，寧忍視妾為堂下虜，可無半語相援否？妾當日雖獲罪王娘，並不曾唐突夫君。夫君何不推愛王之餘波及我乎？」因泣數行下。東生道：「同舟吳越猶相顧，況乎夫妻之間。已於彼處哀求再四，已蒙開一線生路，但磨滅恐未能少耳。此人恩怨最是分明，我講到觀音閣一端，他便許我領人。事到不堪處，小姐須善辨之！」語未終，中軍有令帶各犯進見，一齊推擁而入。

卻說王夫人見東家父子已去，走下位來，以手攙覺緣、姥姥，道：「覺緣師兄，可認得濯泉麼？姥姥可認得花奴麼？」二人看得呆了。夫人對覺緣道：「我就是那送你金鐘銀磬，被薄幸謀賺的王翠翹，你難道就不認得了？」又對姥姥說：「我就是花奴，被計氏打二十，發在你名下刺繡澆花的，難道相忘了？」覺緣仔細看看，然後道：「妹子你還在麼？前薄幸回來，道你不服水土死了！我捨不得你，替你起靈座，設道場，看經唸佛，禮懺持咒，不知道妹子卻在這裏做娘娘，恭喜恭喜。」兩人見了禮。姥姥點頭道：「老身嚇癡了，原來就是東家的王娘娘。受了許多苦，也有今日。我時常掛念你，不知落在何處，原來恁般好！須看顧我看顧。」夫人道：「特請你來報恩。」徐海因作揖道：「夫人勞二位庇救，時刻不忘。今幸相逢，大稱闊念。」叫左右取黃金二百、白銀四千，一半送師父助道修行，以報庇格之德，一半送姥姥養老終身，以報全命之恩。姥姥叩謝受了。覺緣道：「出家人以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救難全生，乃吾輩本等，何勞千歲如此厚禮？貧道乃方外之人，金帛亦無所用。承賜轉璧，為軍中支用。」徐海道：「些小微資，不足以報大德，聊為養道之用，上人幸毋深卻。」夫人道：「道兄寶庵已經兵火，回去也須修葺，微禮受下莫辭。」覺緣祇得受了。夫人吩咐設座，道：「暫屈二位一坐，看我王翠翹今日報仇雪恥。」覺緣、姥姥坐在夫人下首。

一聲鼓響，藍旗手唱名，第一起犯人進。卞豹領宦氏、計氏、宦鷹、宦犬、薄幸、薄婆等跪下。去了枷鎖。夫人道：「薄婆陷人入井，薄幸賣良為娼，薄幸依誓，用刀碎其身，喂馬；薄婆梟了首級。」刀斧手應了一聲，將薄婆割下頭來；薄幸一條草席捲起，如束薪一樣，用繩索捆緊。兩人拿定，一人舉剉，從腳上直到頭，剉做百餘段。鮮鮮活活的一個人，立時變做一塊肉泥，看者驚得半死。

報說到完，夫人吩咐拌入草料中，分開喂馬。叫著宦氏，宦氏唬得祇是抖，應道：「夫人饒命。」夫人道：「宦小姐，你好計策也，你好忍耐也，你好惡取笑也！凡事留一線，久後好相見。今日相逢，你不能活了！」宦氏連連磕頭道：「夫人，賤妾實該萬死，但求夫人念供狀寫經，去而不究。妾非不知尊敬夫人，但勢不兩立，一念不能割愛分寵，遂造這段冤家。乞夫人原宥。」夫人低首移時道：「欲餐爾肉，剝爾皮，以消兩年之恨！所以不死者，去則不追，尚有開籠放鳥之意。爾之活罪，自不能辭。」宦氏道：「罪自當領，祇求從輕發落。」夫人道：「臨淄劫我，果屬何人，快些說來，少分你罪。」宦氏道：「行計雖是宦鷹、宦犬，發縱指示原是賤妾。軍隨將轉，實妾之罪，他們不過依令而行。若將他來抵妾之罪，妾心何安！」夫人道：「你倒還是個任怨的女子。叫刀斧手，將宦鷹、宦犬梟了首級，以為宦門豪奴之戒！」刀斧手應了一聲，將宦鷹、宦犬找下，須臾之間，血淋淋兩顆人頭獻上。王夫人吩咐將計氏拿下，重責三十。軍卒一齊動手。宦氏抱著道：「願以身替！」夫人道：「你的祇算你的，他那三十是要還他的，哪裏饒得！」姥姥看見，連忙跪下道：「老奴願替主母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人情大得緊，祇得聽了，祇便宜了這老潑婦。姥姥你帶去吧。」姥姥謝了夫人，扶計氏出營。計氏年登六十，身為一品夫人，何曾受風霜勞碌，衙門苦楚。自無錫劫來，受了無限苦楚熬煎，又加戰殺寒心，軍門殺人如麻，年高膽怯，也活活驚殺了。姥姥祇得在營外守著屍等他們出來。

王夫人見姥姥領了計氏去，吩咐宮女將宦氏洗剝衣裳，吊打一百，發還東生員領去。宮女們應了一聲，將宦氏一把頭髮找起，衣服脫得精光，剛剛止留一條褲子。頭髮高吊屋梁，一個宮娥扯住一邊手，前後兩個宮女各執馬鞭，一齊動手。一個從上打下，一個自下打上，打得如鯁落灰場，鱗逢湯鼎，叫苦連天，祇是亂扭，渾身竟無完膚。報打一百完，夫人道：「拖出叫那東生員領去。」宦氏放得落來，已是半生不死。軍士應了一聲，望外就拖，叫東生員領人。東生連連稱謝，接著宦氏。宦氏祇有一點微氣，東生歎道：「妻，祇因你的神通大，惹得刀刀割自身。」忙叫手下春花、秋月：「好生扶著小姐，我去謝了夫人，然後抬他回去。」東生進營謝罪，夫人差人說道：「叫他去吧！」東生一邊收了計氏屍，一邊扶回宦氏到家，將息了半年方好不題。

且說史昭解馬不進、秀媽、楚卿進營。夫人道：「秀媽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秀媽道：「奶奶，小娼婦不認得。」夫人道：「抬起他頭來，叫他看我是甚人！」軍士吆喝一聲，一把找起秀媽頭髮，認得是王翠翹，連連道：「婦人該萬死，祇求奶奶饒命！」夫人笑道：「你還想要生理，你天燈之誓，如何消釋！」吩咐軍士，將秀媽用柏油灌起，頭向地，腳朝天，倒點天燈，以還當日之願。馬不進四肢用柵子柵開，挑破皮膚，盡抽其筋，令他支節肢肢分裂，以應彼誓。再用松香煎麻皮一鍋，大火融化。旁用大缸注水，將楚卿淨剝衣裳，一人滾松香潑其身上，一人即以冷水澆之，候冷定帶進來。軍人得令，押出去。未多時，祇見眾軍將秀媽澆成一枝大蠟燭，底下露出頭來，還是活的；馬不進已上柵子，楚卿裝得鐵硬。夫人吩咐點起蠟燭來，軍卒立高點火。剛是秀媽腳板上，起初倒也死了，這一燒，倒活將轉來，哀哀叫苦。夫人道：「你也知疼麼？怎將別人皮膚任意摧殘！」秀媽暈死不能答。夫人下令，抽馬不進筋，屍解其體。再令軍士扯去楚卿身上麻皮。眾軍遵令而行，將尖刀在馬不進總筋脈處割開皮膚，用鉤子鉤著筋頭，著力扯去，馬不進即時疼死。連拔三四根總筋，一聲響，馬不進肢體扯得粉碎。夫人吩咐灑在海中喂魚，以報其漂泊之惡。楚卿被松香麻皮膠定，內裏還是活的，外面卻是展動不得。那些軍士走近前，祇揀有些麻皮頭兒的所在，一把扯著就揭。楚卿皮膚已是滾松香潑爛的，不用氣力，一扯連皮就是一塊落來。那消半個時辰，將楚卿剝得赤利利一個血塊模樣。皮倒剝去了一層，人還是有氣的，夫人叫取了石灰水一盆，澆在楚卿身上，登時發起大泡，候時腐爛為膿血，肉落骨枯而死。

夫人起謝徐海道：「妾無限深仇，仗大天王威，一朝洗盡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足以報厚德也。」徐海道：「見不平，便起戈矛，遇相知，贈以頭顱，乃吾徒本色事。況吾與卿夫婦之間，離亂均之，患難均之，死生均之者乎。卿仇已雪，胸中之氣想亦少平，眉間之峰諒來略減，幾時得你父母重逢，卑人之願亦慊矣。」夫人再四道謝。

覺緣起身拜行，夫人道：「道兄此去，欲飛錫何方？」覺緣道：「余慕越水之勝，今將雲遊彼處。」夫人道：「道兄高致，妾不敢留，不識繼此還有晤期否？」覺緣道：「晤期不遠，祇在五載之間。」夫人道：「然則道兄通慧矣。」覺緣道：「余實不知，因遇了一位三合道姑，得聞玄解真詮。他深明體咎，道天子聖明，王氣隆盛，今雖暫動干戈，久之自歸寧靜。今歲定遇故人於干戈之內，五年間當得再遇。余初未深信，今見賢妹報仇雪恥，又在干戈擾攘之中，前兆既乎，後事自應。聞他在越水之濱，我正欲去問他討些消息。」夫人道：「千祈代我問個結局。」覺緣道：「領命。」夫人吩咐將掠來的行李給還覺緣師父，不得失落了。軍士交還行李，一件件點明白。夫人吩咐一個軍士：「帶領兵卒，送到平靜地方，討回書繳。外令箭一枝，令旗一杆，銀牌一面，道兄帶在身旁，倘遇亂兵，以此示照，可免擄掠之苦。」覺緣深謝而去。

徐海下令，大犒三軍，為夫人作洗冤會。三軍人人有賞，個個有賜。喫了三日賀功酒，然後一聲炮響，三軍啟行。但見：

喜孜孜鞭敲金鐙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聲。

劍誅無義金酬德，萬恨千仇一旦伸。

明山率兵回大荒，四方寇掠，兵威日盛。督府遣遊擊裘饒、參將卜濟領兵一萬，前來迎敵，與徐兵遇於途。徐明山對夫人道：「我兵到處，未曾有一人敢來迎戰，今日僥幸，遇著這支官軍。待我與他親見一陣，以探甲兵如何，將士強弱。夫人督陣，待孤家斬將奪旗，以振我軍英武。」三通鼓罷，兩陣既開，明山出馬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三山帽，金光蕩漾；猊猊鎧，砌就龍鱗。大紅袍，團花燦爛；金醮斧，烈烈征雲。雉毛貂尾英雄樣，劍眉鐵臉似閻君。一部虬髯飄腦後，翻山攪海是徐公。

大喝道：「官兵強者出戰，弱者免來。」裘、卜二將見徐明山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搖斧躍馬在陣前，一往一來，一衝一撞，宛如天神下界，一似惡煞臨凡。卜濟令裘饒見陣，道：「爾為遊擊將軍，正宜拔距先登。」裘饒道：「你係正將，何獨推我向前？」二人你推我阻，不敢迎戰。徐明山見那樣光景，大喝道：「這樣官兵也叫你來迎敵！待我踹你營！」拍坐下馬，搖手中斧，大吼一聲，渾如空中放個霹靂；叫聲眾兒郎跟我踹營，一馬當先，飛奔裘饒。裘饒不敢抵敵，令守備空混迎敵。空混沒奈何，挺槍躍馬來迎。徐明山喝聲鳥官受死，飛馬鎗至。空混一個寒噤，倒撞馬下。明山趕上，分頂一斧，劈為兩段，揮兵大殺。官軍裘饒、卜濟抱頭逃生，那敢迎敵。敗軍之景，其實可憐，但見：

衝開隊伍，砍倒旌旗。馬聞金鼓心驚，軍聽喊聲膽怯。刀槍亂刺，那知上下交鋒；將士相迎，難辨東西南北。衝鋒將如同猛虎，踹營軍一似飛熊。初起時，兩下抖擻精神；次後來，彼此頓分勝負。敗了的，似傷弓之鳥，見曲木而高飛；得勝的，如餓虎登崖，闖群羊而弄猛。著刀的連肩削背，撞斧的斷首開胸。遭劍的甲中腸出，中槍的袍上流紅。人撞人，自相踐踏；馬撞馬，遍地屎橛。傷殘軍士哀哀叫，帶箭兒郎戚戚悲。棄金鼓滿地，拋糧草沙堤。追奔逐北，喋血屍橫。將士斃於原野，平馬填於谷坑。昨者各從戰場過，

嗚嗚鬼哭又吞聲。

官軍既敗，徐海乘得勝之兵，長驅直進。不三日，連破五縣，軍威大振。忽報督府兵至，徐明山方下令收軍。見王夫人道：「我向藐中國無人，亦不料撮空如此。早知如此，吾出兵不待今日矣。」夫人道：「大王天威，非人授也。妾思朝廷甲兵，亦非全弱。但太平已久，人不知兵。武弁習為奉承，文官習為夤緣。主帥不習兵戈，不嫻戰鬥。一聞金鼓之聲，一見殺伐之威，便手足無措，救死不瞻，誰敢角勝爭奇乎？但廟堂之上，雖無豪傑，而草莽之中，實有英雄。天下苦兵已久，必勤招募，岩穴間豈無奇才異能應募而起者！大王威名遠播，聞者莫不喪膽。妾謂大王不患無威，但患大勝之後忽起驕心。將驕則兵懈，兵懈則勝負難必矣。願大王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量敵而進，慮勝而會，則霸王事業可卜矣。」徐海大喜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！」傳令大小三軍，嚴明刁鬥，肅整隊伍，敢有撓越前後、交頭接耳、大驚小怪、旗號不明、兵甲不利、夜巡不謹、探事不實者，俱以軍法從事。令下，三軍肅然，是好兵勢也。但見：

滿空殺氣，橫浮鐵馬金戈；萬朵征雲，飄蕩高旗大纛。千枝畫戟，豹尾侵天；萬口鋼刀，龍頭吞日。屬屬斧鉞，密密標槍。精明刀鬥，悠悠畫角龍吟；燦爛銀盔，凜凜冰霜雪練。錦衣繡襖，簇擁走馬先行；玉帶微夫，侍聽中軍元帥。衝鋒將士，英雄勇猛；打將兒郎，鬼哭神欽。正是：蓮花帳內將軍吟，細柳營中天子驚；祇因兵法通天地，龍虎深藏不敢行。

忽報督府差人招降，徐海吩咐綁進來。軍校得令，綁一老人進來，跪在地下。徐海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虎穴捋須！講得通，饒你這顆頭顱；講得不中講，須知我劍會喫人肉。」那老人戰兢兢道：「小老兒姓華，狗名叫做華仁。督府老爺久知大王乃當今豪傑，不勝羨慕，意欲為朝廷招降，恨無人通好。要差官將來，又恐觸大王之怒。因見小老兒居上在大王幟之下，久沐恩波，故差小老兒前來。」徐海道：「你且說督府有甚話講。」華仁道：「督府說大王擁兵於此，雖雄振一時，然終非結局。莫若上順天心，下恤民命，歸順朝廷，自當封侯裂土，顯祖榮宗，妻承詔命，子佩王章，異日名標青史，豈不美哉？何苦不生而殺，以亂為安，為天下萬世指目也？願大王熟思之。」徐海大怒道：「這老賊怎敢來引誘孤家！某在化外，雖不能開疆展土，也不失道寡稱孤。你卻叫我投降，甘為走狗，搖尾乞憐，受那文官的鳥氣！言語可惡，惱人心耳。」叫刀斧手：「替我去了這老饒舌的頭！」刀斧手應了一聲，抓住華老人頭，便欲開刀。王夫人急止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因從容對徐海道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降不降在我，何於來使事。若殺了他，恐天下謂大王不能容物也。且華老人乃一小民，即有不堪，亦當免死。彼以招降至，有功無過，殺之不祥，又閉了後來賢路。妾聞成大事者，有容天下之量，藐宇宙之雄。今一老人至，不令生還，無乃自示隘怯乎？願大王免其死，勞以酒食，令老人歸去，揚佈恩威，宣言德勇，使他們既怯吾之威勇，又服我之恩德。留一無用之老人，為我播無窮之色澤，所得不亦多乎！」徐海稱謝道：「夫人之言是也。」乃命解了華仁的綁，道：「本當殺汝，使督府知威。夫人道你是無用之物，不足辱吾刀斧，故饒你命。且賞你酒食，快喫了回去。拜上督府，可說投降非細務，未可以口舌誘也。必欲某降，除非干戈戰勝。余惟不甘牛後之羞，以至於此。督府若不能快某以雞口之任，雖欲速降，豈可得哉！難得你拼死遠來，白金百兩，賞為壓驚之具。」華老連連叩頭，那裏敢受。夫人道：「大王美意，華翁可受下。」華老人方叩頭拜謝而去。

歸報督府，細述徐海之言，督府聽了，慊形於色。華老人道：「老爺且寬心，尚有一機會可圖。」督府道：「有甚機會？」老人道：「徐賊雖未可料，而徐賊所愛幸的王夫人，我看他語言之間頗有歸降之意。若通得一線，便可借以磔賊耳。」督府道：「既有此機會，不可坐失也。」因重賞華老人，遣出。

遂集幕下眾官，問道：「吾欲遣一官去說徐海來降，誰人敢去？」羅中軍應聲而出，跪下道：「中軍官願往。」督府大喜道：「你去極好，但要善觀方略。我聞徐海勇而多智，善戰而得軍心，橫行十載，未曾遇一對手。從前幾番招撫，不但不得成功，且俱遭其殺戮。我不以官將招降，而以華老人去者，以彼曾與徐海識面，冀其軍中或有熟者，然後好乘間而入。今華老人言徐海夫人王氏，有東甲歸降之意，而徐海又昵愛之。這一功祇在此婦身上可成。我這裏備黃金三千，白銀五萬，彩緞千端，玉帶二條，寶珠一斗，犀杯四十對，錦袍二套，珠冠一頂，絨帳一床，你去誘以歸降，則朝廷賜爵，夫榮妻貴，福祿終身。外選女使二人，送去服侍王氏，勸他來降。我聞他乃北京女子，為父陷身娼戶，流落臨淄，善新聲，能胡琴，鄉國父母之念甚重。便囑使女以此動之，大約事成八九矣。」乃招能事婦女人軍中行計。

有一罪人女宣義娘，又有一罪人婦喻恩娘，俱願捨身入寇，代父代夫贖罪。督府問其父其夫得甚罪，一云：「父是人命干連。」一云：「夫絞罪當死。」督府乃仰牌取其夫與父至道：「爾二人罪犯，俱在不赦，爾妻、女以身代爾入賊營行計，其情志可矜，免爾之死。」二人叩頭謝罪。當時劈了長板，督府給二婦衣囊與白銀二百，教他帶入賊營使用。二人私以一百與其父、夫。父、夫叩稟督府，願隨送行，督府許之。羅中軍帶二十名健步，並宣義、喻恩二女，竟往徐營而來。

行了兩月，健步報徐營紮寨在前。羅中軍一馬當先，早有巡邏軍喝道：「何方官將，敢到此處驅馳？」羅中軍道：「我乃督府麾下中軍官，奉撫爺命求見大王。」巡邏軍道：「少待。」便去通報徐明山。徐明山問有幾多人？巡邏軍道：「祇有一官，隨行不過二十人。有一車輛，不知是甚緣故。」徐笑道：「此必以利誘我降也。」令軍士設油鼎以待。著藍旗手，召中軍進見。羅中軍自外而入，見營中戈甲森森，刀鎗密密，中置百滾油罐，旁列五百梟刀手。徐明山端坐在上，手撫長劍，疾視中軍。羅中軍自下而上，長揖道：「羅某拜見。」徐明山大怒道：「何物鳥官，如此無禮！叫軍士替我烹了這廝！」羅中軍唬得雙膝連連跪倒，口稱大王饒命。徐明山笑道：「你恁的膽量，怎敢來作說客！殺你徒污我劍。你直說來，我免你烹。」羅中軍嚇得呆了半晌，方開口說道：「奉督撫爺命，道久慕大王高義，著小官薄獻不腆，以為大王壽。使女二人，送侍夫人。」王夫人從旁道：「如此是督府差來送禮的官兒，須把他個體面。」徐明山方笑一笑，攙起羅中軍道：「孤與中軍取笑，何著驚如此。」羅中軍道：「大王天威，小官幾乎唬死。」

徐明山與中軍見禮坐下，問道：「督府著中軍到此，有何見諭？」羅中軍道：「督府聞大王乃豪傑之士，不受賊官污吏之困辱，故弄兵潢池，其情實可原諒。今特差小官獻黃金三千，白銀五萬，玉帶二圍，錦袍二套，彩緞千匹，寶珠一斗，犀杯四十對，珠冠一頂，絨帳一床，使女二人，望乞笑納。徐明山道：「某與督府素昧生平，如何好受恁般厚禮。必有甚事，請中軍直言。」中軍道：「官有一言，大王不責，方敢啟齒。督府爺多多拜上大王道，大王乃高明之傑，願與交歡。為寇非長久之計，化外非久處之地。皇運方隆，英雄並出。以天下之大，士民之眾，苟殲一方，何異舉太山以壓墨卵！但聖明體好生之德，敕諭招安；督府推仁人之心，躬勤撫順。願大王束甲歸降。改邪歸正，為皇家之於城；揆亂除殘，作大國之柱石。同享富貴，共勵山河。願大王少留意焉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多謝督府厚意，中軍明教。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故，關係甚大，一有不到，身命難保。中軍請回，厚禮亦不敢受。另日再商議回話。」中軍道：「納降不決，小官不敢苦強。撫爺之禮，專為大王，望乞收下。」徐明山道：「怎好受他禮物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彼以

禮來、受之無害，卻之反有形跡。莫若受其來禮，亦以寶物答之。兩軍對壘，不妨交際，庸何傷乎？」徐明山然之。對中軍道：「盛禮本欲不受，恐辜你撫爺雅意。」叫軍士把送來的禮物收了。軍士得令出營，須臾獻上金珠玉帛，二女子宫妝艷服，磕了頭。徐明山道：「到後宮服侍夫人去。」外以夜明珠兩顆、珊瑚樹四對，轉答督府；黃金一百、白銀一千，送羅中軍。其餘隨來士卒，每人賞銀十兩，致意而別。

卻說二女見王夫人磕了頭，並道撫爺招降意：「夫人若勸得大王投降，則夫榮妻貴，衣錦還鄉，為朝廷之命婦，豈不光顯？若在化外，勝負終未可必。夫人原是孝女，今若與國家出力，勸得大王歸降，蘇君國之宵旰，救生民之塗炭，功莫大焉，德莫厚焉。昔為孝女，今為忠臣，當題請天子，旌獎夫人，榮歸故里，父女團圓。生則列鼎，死則血食。望夫人以君國為重，以生民為念。朝夕圖維，以成乃功。」夫人點頭不語。正是：

世間多少不平事，盡在低頭不語中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